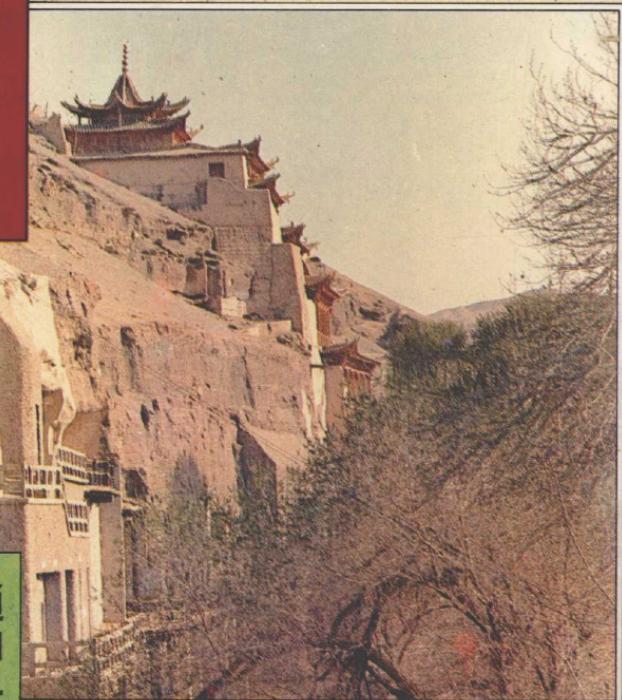


敦煌寫本書儀研究

潘重規署



趙和平著



敦煌叢刊
二集(1)

林聰明 主編

敦煌叢刊二集

趙和平 著

t
K870.6
24
1

敦煌寫本書儀研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敦煌寫本書儀研究 / 趙和平撰著. --臺一版. --臺

北市：新文豐，民82

面； 公分，--（敦煌叢刊.二集；1）

ISBN 957-17-0720-1（精裝）

-- ISBN 957-17-0721-X（平裝）

1. 敦煌學

797.9

81006460

敦煌寫本書儀研究

趙和平

著

《敦煌叢刊二集》序

敦煌學興起至今，已逾八十載。由於敦煌資料內容新穎、數量豐碩，引起學者的極大關注，回顧斯學的發展，初期僅專注於文書的考證整理，其後加入石窟藝術與敦煌文史的探討，擴大研究範疇，敦煌學乃逐漸蔚為大圖，形成一門顯學。

今因敦煌學的研究條件，較之曩昔便利許多。學者可親赴敦煌石窟，實地參觀研摩壁畫塑像；前往世界主要敦煌文書收藏處，摩娑原卷。而縮微膠捲的普及，圖版錄文的彙編，使不少原本散佚各地的資料，得以重新綴合，呈現較為完整的狀態，促使敦煌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更具有全面性。

自清末羅振玉、王仁俊、蔣伯斧諸氏開啓中國研究敦煌學的序幕後，踵進者代有其人，而近十年來尤為蓬勃發展，研究人員彬彬之盛，大備於時，論文中專著亦連篇累牘，大釋泉湧。以之與國際敦煌學界的規模相較，已可躋身前列。當務之急應是將這些成果悉數出版，藉以檢視研究成果。

《敦煌叢刊二集》序

《敦煌叢刊二集》

新文豐出版公司以宏揚敦煌學為己任，歷年來不惜耗費鉅資，大量編印相

關資料。先後出版《敦煌寶藏》、《敦煌叢刊初集》等叢書，今正陸續編印，由余屢邀海內外中國學者以中文撰寫的《敦煌學導論叢刊》，其中《敦煌叢刊初集》收錄早期學者整理的資料，雖未完備，然在當時固有其參考價值，爲因應敦煌學研究日新月異的趨勢，因委託余籌編《敦煌叢刊二集》，收錄當代中國學者的專著或論文集，從客觀的角度呈現研究成果，供學界參考，希望此類叢刊的輯印，能有助於敦煌學的發展。

普又，圓瑛般文始彙編，剪不心泉本造九九三年三月，林聰明序於鳴沙盦
參贊研學塑畫壁龕；前卦世界主要導學文書並藏真，頌獎勵卷。而諸研鑽耕
今因導學始研究新書，妙文彙昔助殊精多。學告石時懷導學已窮，實獻
門頭學。

百窟蘊流興導學史的綱領，識大研突碑釋，導學氏發源德質大圖，源頭一
學告始研大闡玆，回饋俱學始發異，時蹟勤專主於文書並考鑑證，其發眼人
導學興盛至今，曰歲八十譚。由知導學資株內容深解，遺量豐貯，即該

《導學叢刊二集》序

敦煌寫本書儀研究 目 錄

序 言 周 一 良 一

作者自序 五

目 錄 七

敦煌寫本書儀略論（代前言） 九

一、敦煌寫本書儀的概況 九

二、書儀寫本中的幾項重要內容 一九

1. 豐富的社會文化生活史料 一九

(1) 尊卑森嚴的等級關係 一九

(2) 從唐代的節目中看到的唐代人思想 二七

(3) 寫本書儀中看到的唐代婦女地位 三三

2. 書儀的實用性 三七

3. 寫本書儀的敦煌文學特色 四九

(1) 書儀的文體	五二
(2) 寫本書儀中的生活氣息	五五
(3) 寫本書儀中的口頭用語問題	六〇
(4) 寫本書儀所反映的中原文化圈問題	六一
三、寫本書儀保存較多的原因	六五
四、簡短的結語	六七
校錄體例	六九
一、底本與校本	六九
二、校錄體例	七〇
三、抄寫體例	七一
武錄文題解校記	七一
朋友書儀一卷七三	一
十二同相辯文	一
題解	一
校記	一
〔武則天時期的一種書儀〕〔伯三九〇〇〕	一
一五一	一
一五二	一
一五三	一
一五七	一

題解	一五九
校記	一六四
吉凶書儀 京兆杜友晉撰〔伯三四四二〕	一六五
卷下〔大同祥次行凶書儀〕〔甚不吉之日行凶書儀〕	一八一
題解	一三一
四海書題	一三三
校記	一三三
書儀鏡	一四一
四海書題	一七三
題解	一九三
校記	一九六
新定書儀鏡 京兆杜友晉撰〔伯三六三七〕	三〇三
題解	三六六
校記	三七四
文儀集 忻州刺史某撰〔伯五五五〇〕	三八九
題解	三九一

〔唐前期書儀〕〔斯一七二五〕	三九三
文題解	四一八
校記	四二〇
〔唐前期書儀〕〔斯一七二五背〕	四二五
漫題解	四二八
校記	四二九
〔唐前期書儀〕〔伯四〇二四〕	四三〇
四題解	四三〇
校記	四四〇
〔吐蕃佔領敦煌初期漢族書儀〕〔斯一四三八背〕	四四一
四題解	四六七
校記	四七四
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斯六五三七背十四號〕	四七八
吉題解	五〇二
校記	五一二
新集吉凶書儀 張敖撰〔伯二六四六〕	五一六

題解	五四四
校記	五四七
〔新集吉凶書儀上下兩卷　凶儀卷下　張敖撰集〕	五六六
題解	五九二
校記	五九六
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伯三五〇二背〕	六〇〇
題解	六一六
校記	六一八
〔晚唐時的一種吉凶書儀〕〔伯四〇五〇與斯五六一三〕	六二三
題解	六三二
新集書儀〔伯三六九一〕	六三八
題解	六八〇
校記	六八四
〔伯三六八一書儀殘卷〕	六九三
題解	六九四
校記	六九四

序 言

敦煌卷子中，書儀是自來整理研究較少的。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中心成立後，設立了敦煌研究小組，分配給我的任務是書儀研究。我就所見的寫本，作了一些初步探討。關於書儀的源流，唐代書儀的分類，書儀中所見唐代婚喪禮俗，以及書儀對日本的影響等，寫過幾篇論文。但對敦煌所出書儀卷子的全貌尚欠調查，對於唐代書儀的前後演變，書儀內容各方面的深入分析，都還遠遠沒有觸及。書儀的研究，我只是開了個頭。

趙和平先生在北大歷史系從王永興教授專攻唐代歷史，獲碩士學位。又在我指導下進行了書儀的整理與研究。他廣泛調查搜尋，共得敦煌寫本書儀約百件左右。然後以極大的耐性與無比的

細心，對照比勘了這些寫本，找出它們的異同詳略，對唐代書儀的演變提出了看法。他又利用自己比較紮實的唐史基礎，從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各方面考察書儀的內容，弄清它在唐代歷史以至於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的作用。在本書代前言中，他簡略闡述了研究所得。這部經過整理選擇的書儀錄文和研究成果，現在提供給學術界，以資利用，應該說是『甚盛事也』！

由閱讀書儀我想到，中國長期傳統社會中，禮與法相輔相成，維護以三綱六紀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書儀實際是《儀禮》的通俗形式的延續，所以唐以後書儀成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書。僅以我國自古以來人際之間的稱謂與親屬之間的喪服而言，都異常複雜，而書儀中都有詳細記述，以體現尊卑長幼上下內外的區別。如與外國比較，歐美各國固然沒有這一套，即使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的日本，也不存在這些煩瑣的規定。只有長期沿用中國傳統王朝的法律的朝鮮、越南，才有近似中國的禮制細節。這種比較研究，

可以從一個角度理解中國傳統社會構造何以如此牢固，與傳統思想意識何以持久殘存。

從書儀的尺牘範文，我又想到尺牘本身。昭明《文選》已收錄牘啓等。歷代總集別集中，大都包括這一類型的文字。但往往只存主要内容，略去尺牘的形式套語，短牘小札更不在收錄之列。清代道光年間，吳修收集清初以來名人長短書札，仿閣帖方式，用手書真蹟刻石拓印，名為《昭代名人尺牘》。比起木刻楷體，手書顯得遠為親切，是一大進步。到清末陶湘輯《昭代名人尺牘續集》，收道光以後到宣統年間人物的信札，改用手蹟照相石印，較之刻石更為親切近真。我國自古有句話「字如其人」。石印尺牘真蹟，使讀者不僅得觀信札首尾全貌，而且從手蹟想見其人格風貌，有「如親聲歎」之感。以後出了不少這類石印尺牘手蹟，有依時代匯集的，如《道咸同光名人手札》；有依作者匯集的，如翁

同龢、張之洞、吳昌碩等；有接收信人所保存來匯集的，如陳叔通氏影印其父陳豪所存信札——《冬暄草堂師友牘存》；也有以一人的收藏付印的，如王廸諭所藏《清代名人信稿》。（此書名欠妥，實非底稿，而是信札本身）這些石印尺牘手蹟，其內容作為史料，價值固不待論，從中國尺牘的發展來看，也是極有意義的。清代以來的尺牘留存於世者謙不在少數，聽說上海圖書館即收藏甚富，將來如有人廣為搜羅，統統付之石印，傳播流通，豈非大好事，跋予望之！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周一良於北京大學

而古跡舊物之多聞絕迹，卷之萬葉又頗未盡。丁惟汾《草花集》上卷
馬首題跋以藝文述其因，固然沒有更一卷，即僅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
的法華的朝鮮、越南，才有近似中國的限制細節。這種比較研究，

目 錄

作者自序

三五七九廿四益廿世，華嚴心願又矣。

敦煌石室遺書發現整整九十年了，整理和研究這些新材料，發現和提出新的觀點，充實和豐富中國古代文化寶庫，已經成爲海內外熱心敦煌學的同仁們的共同事業。敦煌文學的研究是敦煌學的熱點之一，有關變文、詩、歌辭及小說的著述繁夥，異彩紛呈。但是對寫本書儀的研究却相對的落寞，至今也僅有屈指可數的幾篇文章，還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筆者從一九八四年起，在北京大學教授周師一良先生的指導下，開始敦煌寫本書儀的整理和研究，鈔寫錄校，拼接綴合，定名分類，考鏡流變，歷時六載，初具規模。其間，周師一良先生從體例到內容，都提出全面具體的修改意見，並且審讀了全部書稿；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周師紹良先生也通讀全稿，提出了許多指導性意見。兩